

SE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林肯杰作选

[美]亚伯拉罕·林肯著
深幻译

SE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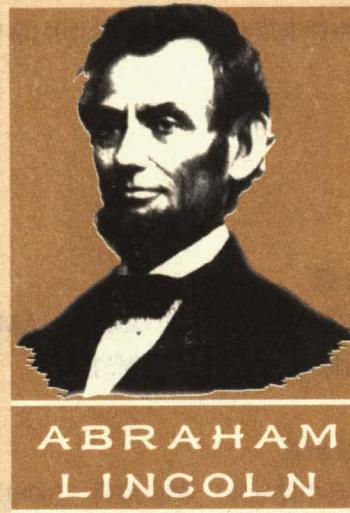
◎ 中英文对照

从更为深远的感受而言，我们无法奉献这片土地。这些勇敢的人们，活着的和死去的，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业已圣化了它，远远超越了我们可怜的权力所增益或减损的。人世间不会有在意、不会说了什么，但他们所做的永远都不会被遗忘。对于我们活着的人，当然他们在此战斗，已如此辉煌地把这宏业大大地推进。我们要义无反顾，要汲取献身的热情，他们在此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我们在此下定决心，不让这些先烈的血白白地流逝。这个国家，在上帝的垂怜下，将会拥有一个自由的新生；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从大地上崛起，将坚不可摧。

地献身于摆在眼前的壮丽使命。从这些荣耀的死者身上我们长久记住我们在这里要在此继续献身于他们尚未完成的宏业，

译者序

林肯 杰作选



〔美〕亚伯拉罕·林肯 著

深幻 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肯杰作选 / (美) 林肯著; 深幻译.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ISBN 7-200-05395-3

I . 林… II . ①林… ②深… III . 林肯, A.(1809~1865)- 书信演讲集
IV . K837.127 =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7489 号

林肯杰作选

SE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美] 亚伯拉罕·林肯著 深幻译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 本: 672 × 870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18 千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6000 册

ISBN 7-200-05395-3/I · 831

定 价: 28.00 元

前 言

八十七年前，
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大陆上
创建了一个新型的国度，
它源自于自由的构想，
它致力于所有人生来平等这一主张。

在人类历史浩瀚的苍穹下，总有一些伟大的人物在某一个时代以其英雄般的行为掌控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同时也成就了他们自己卓越的一生。这其中就包括写下以上那些史诗般波澜壮阔文字的——

亚伯拉罕·林肯，一个从美国肯塔基州蛮荒偏僻的丛林中走出来的农夫，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特殊的背景，没有进过任何学院或大学，甚至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就是这样一个出身寒微、无依无靠的普通人，最终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成为了美国的总统，领导了改变历史的解放黑奴的战争，成为了美利坚的土地，在全世界，许多人都把他作为自己的偶像，伟大的林肯正以其传奇式的人生鞭策与激励着无数像他一样的普通人去实现成功的梦想。

那么，林肯的魅力究竟从何而来？人们渴望更全面、更细微地了解这位伟大的人物。基于这样的期待，我们把林肯的杰作分为四个部分呈现给读者：



前 言

在“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林肯对于自己任总统前那段经历的生动而质朴的描绘，了解到他早年艰苦动荡的生活以及在这样的生活中依然自强不息的努力。而“诗歌、散文卷”则充分展现了被上流社会笑称为“劈柴者”的林肯在他那笨拙的外表下深藏着的柔软、细腻的心灵；同时，那些饱含真淳情感的诗句也会使人不由地惊叹他杰出的文学才华。

与之相对，贯穿于林肯书信中的则是他善良、谦逊、宽厚的光辉人性，而林肯在那场伟大的战争和他艰辛的政治生涯中内心曾经有过的焦虑、苦闷、彷徨甚至挣扎也真实地坦露在了世人的面前。

在“演讲卷”中，除收录了他那几篇久负盛名的演讲词之外，编者还精选了其他一些虽不为人所熟悉但同样精彩的演讲。其中，林肯或引经据典、古朴雄辩；或深入平和、从容不迫；或低徊婉转、深切感人，一个伟大演说家的风采尽现无遗。而他深邃的思想、独到的见解、执著的信念在穿越了百年的沧桑之后，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使你的每一次阅读都会成为一次精神的洗礼。

更值得提出的是，全书采用的中英文对照的编排形式，可以使每一位阅读者最直接地吟咏林肯精心撰写的每一个精彩语句，最真切地感受荡漾在字里行间的诚挚情感，最惬意地品味原汁原味的地地道美语。相信这一方雅致的风景必会使你得到陶冶性情与学习语言的双重享受，为之留连忘返，久久沉醉其中。

深幻

2005年春



目录

林肯自传

Lincoln's Autobiography

- 2 —— 寄给杰西·W·费尔的信及简历

Letter with Sketch to Jesse, W. Fell

- 5 —— 为竞选所写的自传

Autobiography Written for Campaign

诗歌、散文卷

Poetry and Essay

- 21 —— 又见童年故居

My Childhood-Home I See Again

- 29 —— 追猎野熊

The Bear Hunt

- 37 —— 关于尼亚加拉瀑布的断想

Fragment on Niagara Falls

- 39 —— 献给罗莎·哈格德的诗

Verses to Rosa Haggard

- 40 —— 献给林尼·哈格德的诗

Verse to Linnie Haggard

目录

42 沉思天意

Meditation on the Divine Will

书信卷

Letters

45 致麦克莱伦将军的信及电报

Letters and Telegrams to General G. B. Mc Clellan

68 致格兰特将军的信及电报

Letters and Telegrams to Ulysses S. Grant

81 致社会名流的信

Letters to Famous Men

103 致将军们的信及电报

Letters and Telegrams to Generals

126 致人民大众的信

Letters to the People

139 致政府官员们的信

Letters to Officers

演讲卷

Spee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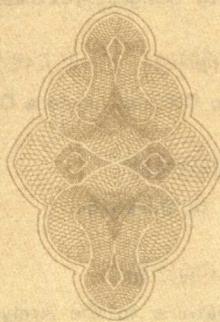
156 在伊利诺斯州议会上关于州银行的演讲（节选）

Speech in the Illinois Legislature on the State Bank(extract)

- 157 在伊利诺斯州议会上对奴隶制的抗议
Protest in the Illinois Legislature on the Subject of Slavery
- 159 在共和党州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说
Lincoln Speech, Close of Republican State Convention
- 161 林肯对道格拉斯的第六场辩论的开场演说
Lincoln Opening Speech, Sixth Joint Debate
- 163 在渥太华对道格拉斯的答辩
Lincoln Reply in Ottawa Joint Debate
- 166 在库珀学院的演讲
Lincoln Address at Cooper Institute
- 169 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告别词
Farewell Address at Springfield
- 170 首任就职演说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 186 致国会咨文（节选）
Message to Congress(extract)
- 188 就开拓移民地的问题与一个黑人代表团的谈话（节选）
Address on Colonization to a Deputation of Coloredmen(extract)
- 191 致小夜曲歌手们的演说
Response to Serenader
- 194 对波托马克军团的致贺
Congratulations to the Army of the Potomac

目录

- 195 ● 解放宣言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 199 ● 感恩节文告
President Lincoln's Thanksgiving Day Proclamation
- 202 ● 葛底斯堡演说词
Gettysburg Address
- 204 ● 在华盛顿一次保健义卖会上的闭幕词
Remarks on Closing a Sanitary Fair in Washington
- 206 ● 合众国总统关于征募 50 万志愿兵的声明
Proclamation Calling for 50,000 Volunteers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208 ● 给南方一位妇女的回复
Reply to a Southern Woman
- 209 ● 第二次就职演讲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Lincoln's Autobiography



导读：

1859年12月20日，林肯应杰西·W·费尔的请求，在稍作犹疑之后，致信于他，简要地叙述了自己早期的人生历程。费尔将这份手稿的抄本，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林肯的政治活动经历的资料寄给了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县的一位友人——约瑟夫·H·刘易斯先生。刘易斯利用这些原始资料，妙笔生花地扩写成一份林肯回忆录，于1860年6月在全国多家报纸上刊载。这份回忆录对林肯来年6月在芝加哥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特别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党代会上的提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林肯致费尔的信简洁朴实地讲述了他此前的人生经历，并体现出他一贯文辞简练的文风特点。此信也是他撰写自己的主要生活经历的大量文献之一。

寄给杰西·W·费尔的信及简历

1859年12月20日



2

亲爱的先生：

应你的请求，随信附上一份简历。其中内容不多，因为我想来想去，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如果其中尚有可取之处的话，我希望当是谦逊朴实、无夸夸其谈。若是你认为需要将这份简历与我的其他一些讲稿合编在一起，我不会持反对意见的。当然，所编材料不要让人看起来是我亲自执笔的。

你最忠实的
A·林肯

本人于1809年2月12日生于肯塔基州的哈丁县。我父母均生于弗吉尼亚州，并非显赫的家庭——二等家庭，或许我该这么说才对。在我10岁那年，母亲就病故了，她的娘家姓汉克斯，娘家人中一些人如今定居在亚当斯县，另一些人则安居在伊利诺斯州的梅肯县。我的祖父亚伯拉罕·林肯约在1781年或是1782年从弗吉尼亚州迁移至肯塔基州，一两年之后，他死于印第安人之手，不是在捕杀中，而是在森林中开荒时遭到了暗算。

我爷爷亡故时，我父亲刚满6岁，他到成年一直没受过什么教育。我7岁那年，父亲从肯塔基州迁移到了印第安纳州。我们到达新居大约是印第安纳州加入联邦的时候，那

LINCOLN



里的新居位于一片荒野地带，森林中有许多野熊和其他野兽。我就是在那里长大成人的。当地有几个所谓的学校，只要会“读、写、算”就有资格做个教师。假如有个据说是懂得拉丁文的异乡人碰巧暂时与我们为邻，那么他便会被乡邻们看作是个奇才。那里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激起人们要去受教育的强烈愿望。自然，我成年后知识极其贫乏。不过，我还是可以读、写、算，但仅此而已。我后来再没上过学堂。在这点教育的根底上，我至今所具有的浅薄知识都是迫于需要的压力而渐渐积累起来的。

我从小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了22岁。21岁那年，我来到了伊利诺斯州，我在伊利诺斯的纽塞勒姆居住了一年，在一家商铺里当伙计。后来黑鹰战争爆发，我被选作志愿兵的连长，这次的成功带给我的快乐胜过了我此后所取得的任何成就带给我的快乐。同年(1832)我参加了竞选活动，竞选州议员，但落败了——这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被人民排斥。在第二次以及随后三次的每两年一届的竞选之中，我均当选为州议员；后来我不再做候选人。在担任州议员期间，我研修法律，到斯普林菲尔德从事律师职业。1846年，我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届满后我没有寻求连选连任。从1849年至1854年，我更加专心地从事律师业务。密苏里妥协案的撤销重新唤起了我对政治的热情。我自那之后的经历已为人熟知了。

如果认为有必要对我的相貌作一番描述的话，不妨这么说好啦：我身高差不多有六英尺四英寸，体态消瘦，体重为180磅，肤色浅黑，头发又粗又黑，眼睛灰色，浑身无任何其他疤痕或烙印。

Letter with Sketch to Jesse. W. Fell

December 20, 1859

My dear Sir:

Herewith is a little sketch, as you requested. There is not much of it, for the reason, I suppose, that there is not much of me. If anything be made out of it, I wish it to be modest, and not to go beyond the material. If it were thought necessary to incorporate anything from any of my speeches, I suppose there would be no objection. Of course it must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written by myself.

Yours very truly
A. Lincoln

I was born February 12, 1809, in Hardin County, Kentucky. My parents were both born in Virginia, of undistinguished families—second families, perhaps I should say. My mother, who died in my tenth year, was from a family named Hanks, some of whom now reside in Adams county, and others in Macon county, Illinois. My paternal grandfather, Abraham Lincoln, emigrated, about 1781 or 1782, from Virginia to Kentucky, where he was killed by the Indians a year or two later, not in battle, but when he was laboring to open a farm in the forest.

My father, at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was six years old, and he grew up literally without education. He moved from Kentucky to Indiana when I was seven. We reached our new home about the time the State came into the Union. It was a wild region, with many bears and other wild animals still in the woods. I grew up there. There were some so-called schools, but no other qualification was ever required of a teacher beyond "reading, writing, and adding." If a stranger supposed to understand Latin happened to reside for a time in the neighborhood, he was looked on as a wizard. There was absolutely nothing to excite ambition for education. Of course, when I came of age, I did not know much. Still, somehow, I could read, write, and add, but that was all. The little advance I have now made upon this store of education, I have picked up under the pressure of necessity.

I was raised to farm work, which I continued until I was twenty-two. At twenty-one, I came to Illinois. I remained in New Salem, Illinois for a year as a clerk in a store. Then the Black Hawk War came; I was elected a captain of volunteers, a success which gave me more pleasure than any I have had since. I went into the campaign, ran for the legislature the same year (1832), and was defeated—the only time I have ever been rejected by the people. In the next and the three succeeding biennial elections I was elected to the legislature. I was not a candidate afterward. During that legislative period, I studied law, and moved to Springfield to practice it. In 1846 I was elected to the lower house of Congress. I was not a candidate for re-election. From 1849 to 1854 I practiced law more assiduously than ever before. I was losing interest in politics when the repeal of the



Missouri Compromise aroused me again. What I have done since then is pretty well known.

If any personal description of me is thought desirable, it may be said that I am nearly six feet, four inches in height; lean in flesh, weighing one hundred and eighty pounds on the average; I have a dark complexion, with coarse black hair and gray eyes. I have no other marks or brands.

为竞选所写的自传

1860年6月

亚伯拉罕·林肯于1809年2月12日生于肯塔基州的哈丁县，即现在成立不久的拉鲁县。他的父亲托马斯以及祖父亚伯拉罕都生于弗吉尼亚的罗金汉姆县，其先辈则是宾夕法尼亚的柏克县人。他的家世仅仅追溯到此。他的家族最初归附于贵格教派，不过后来渐渐摒弃了贵格教友们的那些特殊习俗。祖父亚伯拉罕共有四个兄弟——艾萨克、雅各布、约翰和托马斯。据目前所知，雅各布和约翰的子孙仍定居在弗吉尼亚。艾萨克迁徙到了弗吉尼亚、北卡罗莱纳和田纳西交界的某处，他的后人现还在那个地方。托马斯去了肯塔基，许多年后在那儿辞世，他的后人则从那儿移民到了密苏里。本传主人公的祖父亚伯拉罕移民来到了肯塔基，大约在1784年遭印第安人杀害。他留下遗孀和三儿两女。大儿子莫迪凯在肯塔基定居，直到晚年才迁移到了伊利诺斯州的汉考克县，搬到新居后没过多久就故去了，他的几个后人如今仍居住在那里；二儿子乔赛亚早先就迁居到了蓝河之滨如今位于印第安纳州哈里森县境内的某处，但许久都未曾听到他和他家人的音讯了；大女儿玛丽嫁给了拉尔夫·克鲁姆，她的一些后代现仍定居在肯塔基的布雷肯里奇县；二女儿南希嫁给了威廉·布伦菲尔德，没听说她家人迁出了肯塔基，但也一直未得到她家的音讯；最小的儿子托马斯，即是本传主人公的父亲，由于其父英年早逝，母亲生活得非常艰难，他自小便四处给人打工，直到长大成人也未受过一天教育。他除了能勉强写出自己的姓名之外，就不能再多写一个字。在他成人之前，曾在霍尔斯梯因河的支流瓦塔加河畔他叔叔艾萨克家做过一年小帮工，后来他又回到了肯塔基生活。在28岁那年，他和南希·汉克斯——主人公的母亲于1806年成亲。她也出生在弗吉尼亚，她的同



姓和异性的亲戚如今定居在伊利诺斯州的柯尔斯、梅肯和亚当斯等地，也有些人定居在依阿华。主人公现在没有一个具有全部或一半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他过去曾有一个姐姐，她成年后结了婚，但她许多年前便已过世，没留下一男半女。他也曾有一个弟弟，但在幼年时便夭亡了。在他离开肯塔基之前，他和姐姐曾经两次被送到初级小学去接受短期教育，第一个学校的主管人是扎卡莱亚·瑞尼，第二个学校的主管人是凯莱布·黑兹尔。

这时候，他父亲定居在从肯塔基巴赫镇通往田纳西的纳什维尔的公路旁的克诺布河畔，那地方位于罗林河汊的阿瑟顿渡口以南或西南方向3~3.5英里处。1816年的秋天，又从那地方迁移到了现在的印第安纳的斯宾塞县，那年林肯将满8岁。这次迁移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奴隶制的问题，但主要是因为在肯塔基遇到了地契纠纷。他们在一片原始森林里定居下来，首要的任务就是砍掉多余的树木。林肯虽说年纪尚小，个头却显得很大，他也随着父亲抡起了斧子；从8岁那年直到23岁，他便常常手握这件最有用处的工具——只是在耕种和收割的季节用得不多。在这里，林肯小小年纪就开始狩猎，但此后他的狩猎技艺却没什么长进（在他将满8岁的几天前，有一天他父亲外出了，新搭建起的木房外来了一群野火鸡，林肯站在房内，端起猎枪从木板间隙中朝外开火，立即打死了一只。从此以后，他再没向更大的猎物扣动过扳机）。1818年，他母亲过世；一年之后，他父亲与寡妇萨利·约翰逊太太在肯塔基的伊莉莎白镇结婚，她带来了与前夫生育的三个孩子。对林肯而言，她真的是一个心地善良而又和蔼可亲的母亲，她现在还居住在伊利诺斯的柯尔斯县。这次结婚她没生孩子。他父亲直到1830年仍居住在印第安纳的那个老地方。就是在那里林肯才断断续续地读了一段时间的初级小学，学校的主管人先后是安德鲁·克劳福德·斯温尼和阿泽尔·W·多西。他不记得还有其他人了。多西先生现在居住在伊利诺斯的休勒县。林肯如今回想起来，他上学的时间总计还不到一年。他从未进过学院或大学的学堂；他在获得律师证书之前，也从未跨进过哪一所学校或学院的校门。他全靠自学来获取知识。在他23岁之后，便和父亲分别了，此时他开始学习英语语法，虽说学得不太系统，但毕竟也达到了现在能说会写的地步。他研读并几乎完全学会了欧几里德的六卷著作，后来他当上了国会议员。他懊悔自己没有受过什么学校教育，因此总是尽可能地加以弥补。10岁那年，他曾被马踢伤，当时以为他被踢死了。在他19岁时，仍住在印第安纳，那年他头一回驾着一条平底船到达了新奥尔良，当时他只是一个雇工，和船主的儿子在没有其他帮手的情况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据说是因





船上所载货物的特性的缘故，所以他俩必须在休格海岸沿途停靠做些交易。一天晚上，他俩遭到企图杀人抢劫的七个黑人的袭击，在一场混战中他俩负了点伤，但最终将这些黑人从船上赶跑，随即解缆、起锚，离开了那里。

1830年3月1日——林肯刚满21岁，他父亲和继母一家人同两个女儿、女婿全家一道离开了印第安纳的故居，搬迁到了伊利诺斯。他们采用的搬家方法是靠几头牛拉着几辆牛车，林肯赶着一辆牛车，在这个3月间他们到达了梅肯县，在那里停下来。他的父亲和一家人在草原和大森林交界处的一块地方安顿下来，此处在桑格蒙河北岸，距迪凯特以西约10英里远。他们在这里搭建了一座木屋，安下家来，然后又劈砍了足够多的木条，用来修建了一圈栅栏把10英亩地围住。此后，他们便开荒种上了玉米，当年就有了收成。那围住10英亩地的栅栏木条，如今人们还常常提起它们，其实它们远远不是林肯所劈砍的第一批木条或者是唯一劈砍的木条。

两个女儿、女婿全家也在梅肯县的另一处暂居下来。那年的秋季，所有人都受到了疟疾和热病的痛苦折磨，他们以前从未染上过这类疾病，因此他们感到实在难以忍受下去了，于是决定离开梅肯县。然而，随后到来的冬天，正是伊利诺斯下了闻名天下的那场“大雪”的那个冬季，他们仍待在原地没动。在那个冬季，林肯与他继母的儿子约翰·D·约翰斯顿和仍住在梅肯县的约翰·汉克斯（母亲南希·汉克斯的堂弟）三人共同受雇于一个名叫丹顿·奥法特的雇主，为他将一条平底船从伊利诺斯的比尔斯镇驾到新奥尔良去；为了干这活计，他们得等大雪一停，就要赶到伊利诺斯的斯普林菲尔德去与奥法特会合。大雪约在1831年3月1日方停，当时梅肯县的许多地方水涝严重，从旱路前去已经没有可能了。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买下了一条很大的独木舟，乘着独木舟沿着桑格蒙河顺流而下，林肯就在此次以这种方式初次进入了桑格蒙县。在斯普林菲尔德，他们找到了奥法特，不料他说，他在比尔斯镇没能弄到一条船。这么一来，他们只好给他做长工，每人每月12美元的工钱；他们从树林里搬出原木，运到古老的桑格蒙县城的桑格蒙河上建造一条船，造船的地点在斯普林菲尔德西北边约7英里处，船造好后他们就驾着它前往新奥尔良，工钱基本上还是依照原来的约定给付。缝上猪眼的闹剧也是在驾船的途中发生的。奥法特购买了30多头大肥猪，可发觉无法把它们从卖主那儿赶到船上去。于是他心生一计，想到可以将猪的眼皮缝上，这样便可以随意将它们赶到任何地方了。他说干就干，马上叫他的雇工——包括林肯在内，一齐动手，很快就干完了，就等着赶猪走了。可是肥猪们眼睛瞎了看不见路，它们跌到水沟或田地里便没法往



前走了。这方法不合适，于是只能将肥猪一头头捆起来抬到车上再运到船上去。卖猪的地方离桑格蒙河不远，现在该地属于米拉德县。

在这次跑船期间，他们结识了原先完全陌生的奥法特，他对林肯很是喜欢，认为林肯能派上用场，因此与林肯订下契约正式雇他做自己的雇工。待他从新奥尔良返回之后，他叫林肯去纽塞勒姆村他开设的店铺和磨坊里做伙计，纽塞勒姆村原属桑格蒙县，现属米拉德县。汉克斯没有去新奥尔良，他拖家带口，一回到家里总难得再出趟远门，现在已从圣路易回来了。他就是如今在迪凯特卖“栅栏木条”的那个约翰·汉克斯，他是林肯的母亲南希·汉克斯的堂弟。林肯的父亲带着他的一家人，以及两个女儿、女婿全家，按照原先的决定，从梅肯县移居到了科尔斯县。他继母的儿子约翰·D·约翰斯顿也到了他们身边。林肯生来第一次，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独自一人在纽塞勒姆没有期限地停留下来了——那是1831年7月间。林肯在此地很快就结识了许多熟人和朋友。没到一年，奥法特的生意每况愈下，到了1832年，黑鹰战争爆发时，已经濒临倒闭了。林肯加入了围剿“黑鹰”的一个志愿兵连队，他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竟被选为连长。他说自己以前在生活中碌碌无为，这次当选使他格外欣喜。他服役近三个月，出过征，在行军途中吃过很多苦，但没打过一次仗。如今在依阿华，他还拥有一块因为服兵役而分给他的土地。他退伍回来之后，自觉在乡邻中颇有人缘，当年便参加州议员竞选，结果落选了——但在他自己所属的选区，他获得了277张赞成票，7张反对票。后来他坚定地支持克莱竞选总统，结果也遭失败。那年秋季他所属的选区以115票的多数票赞成杰克逊将军当选，克莱先生败北。这是林肯仅有的一次被人民直选投票所击败。他当时一贫如洗，又无工作，但他极想和那些对他慷慨相助的朋友们待在一起，再说他确实走投无路了。他苦苦思索，他该何去何从——他曾经想去学习打铁技艺，还想去学习法律，可又觉得自己没有受过几天教育，难以学好法律。没过多久，真够凑巧的，有个人主动提出，愿将他的一批陈货让林肯和另外一个像他一样贫穷的人赊销。他们便开店做生意；他在此说明，就是那家人所共知的杂货店。当然，他们除了债务越陷越深之外，从中一无所获。后来，他被任命为纽塞勒姆的邮务员——这是个无足轻重的职位，所以他的政治观点并未招来任何对他担当这个职务的异议。那家商店最终倒闭了。桑格蒙县的土地测量员建议林肯代为负责他所在地区的一部分测量工作。他接受了这个活计，买来了一个指南针和一副测链，研读了一点弗林特和吉布森的有关测量的著作之后，就干起了这份工作。这个差事能使他得以温饱，让灵魂和肉体仍融为一体。1834年的选举来到了，他以一个候选人所能获取

